



▲ 红芳翠盖



▲ 苍江荡碧波

草书 黄庭坚诗
黄庭坚诗云：落月满屋梁，犹疑见颜色。
草书 黄庭坚诗



▲ 芙蓉花



▲ 秋色白帆



丰厚的学养，诗书画并举，在海上书画圈，江宏的地位颇高。这几年，江宏则更如一位退隐深山的高人，非挚交不得见。但对江宏而言，“隐逸”并非是物理上的隔绝，更多的是一种人生态度，耐得住寂寞，是舍得间的平衡。



▲ 菊花

不可复制的江宏

◆ 吴南瑶

看懂他，要从三面

曾经和江宏同席，人人都知江宏老爱喝茅台，酒量和酒品都是一等一。这份豪气，也是江宏山水画的鲜明的标志，这一点，在江南画家中其实少见。坚持骨法用笔的江宏凭借充满张力的线条撑起巨幅画作，传达着画家坚定桀骜的个性，而江宏自己又说：“我这样自信的人是有敬畏的。”敬畏什么？敬畏宇宙，敬畏程式（形式）。

世人作山水，用皴法来表现明暗向背，干湿浓淡、短长阔狭交织起来的皴法是丰富的笔墨，也是多彩的兴致和情绪。或许是骨子里讨厌那些繁缛的成规，以及对笔墨的深刻理解，江宏信奉一根线条就能成就一幅好画。说到线条，必然要说到书法。江宏说他不临帖，“只是写之前从古人留下的碑帖中解析一下字形和笔势。一旦写开，完全听自己的了”。

江宏作画，第一遍墨稿完全是线条，而且是完整的画。但如果画面只有线条，显然会面临“太空”的问题，江宏的“泼彩”由此而来。

书画，是一门生活的哲学，也是一门做人的哲学。

四十多年的老朋友、画家庄艺岭对江宏有一个精辟的概括，“要看懂他，有三面，所谓‘食、色、性’。”

庄艺岭说，江宏对吃讲究，中国几大菜系，从食材到烹饪方法，早年大家一起出去吃饭，若有厨房做得不到位的地方，江宏一定会毫不客气地指出。不说应酬话，这确也是江宏的秉性。笔下是千年山水，耳朵里听的是纯正的古典乐，“泼彩”是庄艺岭指的“色”。

从传统的画史而言，泼彩是外道的东西，是毛笔以外的绘画手段，所谓“掩映骨法”。江宏说自己原先是想全部都选色泼的；后来才加入水墨。当然，泼墨也可以当作是“泼彩”中的一种。泼彩可以淡彩，也可以浓彩，还应该可以是墨彩。为此，江宏有一本艺论集的名字就叫《兴高“彩”烈》，“关键是要‘兴高’，‘兴高’就能画出好作品”。

汤哲明曾评价前辈的作品：江宏画泼彩，显然是受到过些许刘海粟的启发与影响，但与海老的热抽象旨趣绝不类同。虽彩墨绚丽，却求清逸冷艳，无一丝烟火气，自是源于胸次与学养。江宏泼彩有一特殊处，在于画毕再泼，破坏成法。所欲全在尽去积习，绝处逢生。而其难能者，在于心无成法，纯出天然，目无全牛，点睛正在“兴高”二字，气韵所之，庶可近于自然。

这“兴高”便等同于庄艺岭所说的“性”，

也就是所谓的“心性”。“真趣”“理趣”“天趣”，是中国绘画发展的三个阶段。“真”是孩提时代，童言无忌，画得自由自在，有自然天放的情趣。现在所能见的汉、魏晋壁画即是。“理趣”是成年时代，写实能力充分成熟了，在“真”之上有了进一步讲究的资本了，于是，就真的讲究起来了。看看宋画便可明白：形象入“理”了，“理趣”便油然而生。“天趣”是老成的时代，画得游刃有余了，就要画家精神方面的东西，心源的力量就突出了。这三者呈递进关系。

兴到了，一切皆到

心源，这个词是中国人造出来的，是画家的人格、品格、性格、学养和经验的总和。苏东

坡评王维：“味摩诘之诗，诗中有画；观摩诘之画，画中有诗。”江宏的心性从哪里来，大概也是从诗中而来。自少年起，江宏便对中国古诗词有几分痴迷的偏好。江宏的父亲江辛眉是著名的词人，早年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得王遽常、钱仲联等名师传授，世人以为他的诗词有韩愈、苏轼、黄庭坚、辛弃疾古风，出语奇颖，格律严谨。家学渊源之外，江宏喜好读书，一开始就对绘画史有兴趣。十几岁的少年们聚在一起，谈天说艺，江宏便自觉地去家里的书橱翻检助谈的资本。而对少年而言，爱上山水，人生便多了“古今”。

怎知世事有变，江宏不得不去农村插队，先在安徽，后来去吉林。有一段时间，因为水

土不服致使皮肤溃烂，无法下床有半月之久，手头只有一本商务影印的明代毛晋津逮本《历代名画记》。半月中，江宏竟读它个滚瓜烂熟，也练就了从书中信手拈来史料的功夫。“二十年后，我的中国绘画史著作里如数家珍似的运用唐和唐以前的史料，便是得力于这半月之功。这是一部上古至唐代的绘画史专著，我把它看作中国绘画的《史记》。”现在回想起这段经历，江宏自认是塞翁失马，“得天之助”。

江宏是不可复制的，他纵情笔墨，古拙简逸的路数，一般人学不来。他早就打通了中国绘画与中国哲学的交叉路径，并将中国山水画的演变过程梳理得十分清晰。哪些必须继承，哪些可以抛弃，他的简约是从繁琐里一步步做减法而来的，并非一蹴而就。

江宏的文章漂亮，在《烟波轻帆》一文中，他写道：“阔山高树，应是倪雲林风范，只因为远山云雾缭绕，就远离了倪雲林。其实，不必去和古人比，古今各有各的活法，也各有各的画法。”江宏说他“画大片的松树，好似练功，屏息气地不敢有丝毫怠慢。画山崖石块好似开闸泄洪，一任情绪飞湍”“树木的搭配很有意思，以竖为体，横斜倾欹，高低参差，乱中求整。似乎表达出一些艺术的道理。以前曾畏对群树，如今在此间津津乐道，大过其瘾”。

在心气、眼力都极高的江宏眼里，可以对酒唱酬的古人，大概也不过是王蒙、倪宽二三人而已。但喝再多，江宏也是清醒的。画家的宿命，都是一个人很孤独地面对艺术、面对历史。好在画画于他，毕竟有着无可替代的快活，因此，在江宏的作品里，我们看不到颓废与逼仄，只看到饱满的色彩和富有韵律的线条，只感觉到走笔龙蛇的自在洒脱。

很多前人的句子，江宏不仅读，不仅画，还到实地去找。黄庭坚写诗的地方，江宏去找过；辛弃疾写词的地方，江宏也找到。是找景，更是找意。到辛弃疾写词的地方，一看，感受很多。他津津乐道的雨岩，是座山石头；瓢泉，也只是一条小涧而已。但是，到了他的词里面就如此了不得了。“这是辛弃疾的意境这是诗人的高明，所以，当时，看到的尽管只是小山、细泉，也就认了，认的是诗，是诗人，是意境。”如此自如地行走在古人的意境之中，也难怪其作画的状态，总能气定神闲、怡然自得。爱憎分明，始终坚定地走自己选择的绘画之路，让江宏的每一笔都有“质”有“势”，其画的格调自然也非常人能比。

“兴到了，一切皆到。”江宏说。